

全本

二十四史

辽史 元史 明史 宋史





ISBN 7-80599-159-6



9 787805 991597 >

(明)宋濂 著

元史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元史目录

元史卷一	本纪第一	(1)
元史卷二	本纪第二	(5)
元史卷三	本纪第三	(7)
元史卷四	本纪第四	(10)
元史卷五	本纪第五	(13)
元史卷六	本纪第六	(17)
元史卷七	本纪第七	(21)
元史卷八	本纪第八	(25)
元史卷九	本纪第九	(30)
元史卷十	本纪第十	(33)
元史卷十一	本纪第十一	(37)
元史卷十二	本纪第十二	(40)
元史卷十三	本纪第十三	(44)
元史卷十四	本纪第十四	(48)
元史卷十五	本纪第十五	(52)
元史卷十六	本纪第十六	(52)
元史卷十七	本纪第十七	(61)
元史卷十八	本纪第十八	(65)
元史卷十九	本纪第十九	(68)
元史卷二十	本纪第二十	(72)
元史卷二十一	本纪第二十一	(76)
元史卷二十二	本纪第二十二	(80)
元史卷二十三	本纪第二十三	(86)
元史卷二十四	本纪第二十四	(90)
元史卷二十五	本纪第二十五	(95)
元史卷二十六	本纪第二十六	(97)
元史卷二十七	本纪第二十七	(101)
元史卷二十八	本纪第二十八	(104)
元史卷二十九	本纪第二十九	(107)
元史卷三十	本纪第三十	(112)
元史卷三十一	本纪第三十一	(116)
元史卷三十二	本纪第三十二	(117)
元史卷三十三	本纪第三十三	(121)
元史卷三十四	本纪第三十四	(125)
元史卷三十五	本纪第三十五	(129)
元史卷三十六	本纪第三十六	(134)
元史卷三十七	本纪第三十七	(135)

元史卷三十八	本纪第三十八	(136)
元史卷三十九	本纪第三十九	(139)
元史卷四十	本纪第四十	(142)
元史卷四十一	本纪第四十一	(145)
元史卷四十二	本纪第四十二	(148)
元史卷四十三	本纪第四十三	(152)
元史卷四十四	本纪第四十四	(154)
元史卷四十五	本纪第四十五	(156)
元史卷四十六	本纪第四十六	(160)
元史卷四十七	本纪第四十七	(163)
元史卷四十八	列传第一	(165)
元史卷四十九	列传第二	(167)
元史卷五十	列传第三	(169)
元史卷五十一	列传第四	(170)
元史卷五十二	列传第五	(172)
元史卷五十三	列传第六	(174)
元史卷五十四	列传第七	(179)
元史卷五十五	列传第八	(182)
元史卷五十六	列传第九	(186)
元史卷五十七	列传第十	(189)
元史卷五十八	列传第十一	(193)
元史卷五十九	列传第十二	(196)
元史卷六十	列传第十三	(199)
元史卷六十一	列传第十四	(203)
元史卷六十二	列传第十五	(206)
元史卷六十三	列传第十六	(210)
元史卷六十四	列传第十七	(214)
元史卷六十五	列传第十八	(218)
元史卷六十六	列传第十九	(222)
元史卷六十七	列传第二十	(225)
元史卷六十八	列传第二十一	(229)
元史卷六十九	列传第二十二	(234)
元史卷七十	列传第二十三	(238)
元史卷七十一	列传第二十四	(241)
元史卷七十二	列传第二十五	(243)
元史卷七十三	列传第二十六	(249)
元史卷七十四	列传第二十七	(251)
元史卷七十五	列传第二十八	(254)
元史卷七十六	列传第二十九	(256)
元史卷七十七	列传第三十	(259)
元史卷七十八	列传第三十一	(262)

元史卷七十九	列传第三十二	(265)
元史卷八十	列传第三十三	(267)
元史卷八十一	列传第三十四	(269)
元史卷八十二	列传第三十五	(273)
元史卷八十三	列传第三十六	(276)
元史卷八十四	列传第三十七	(281)
元史卷八十五	列传第三十八	(285)
元史卷八十六	列传第三十九	(289)
元史卷八十七	列传第四十	(292)
元史卷八十八	列传第四十一	(295)
元史卷八十九	列传第四十二	(298)
元史卷九十	列传第四十三	(302)
元史卷九十一	列传第四十四	(305)
元史卷九十二	列传第四十五	(309)
元史卷九十三	列传第四十六	(313)
元史卷九十四	列传第四十七	(316)
元史卷九十五	列传第四十八	(320)
元史卷九十六	列传第四十九	(323)
元史卷九十七	列传第五十	(327)
元史卷九十八	列传第五十一	(331)
元史卷九十九	列传第五十二	(335)
元史卷一百	列传第五十三	(340)
元史卷一百一	列传第五十四	(344)
元史卷一百二	列传第五十五	(348)
元史卷一百三	列传第五十六	(353)
元史卷一百四	列传第五十七	(356)
元史卷一百五	列传第五十八	(360)
元史卷一百六	列传第五十九	(361)
元史卷一百七	列传第六十	(365)
元史卷一百八	列传第六十一	(368)
元史卷一百九	列传第六十二	(371)
元史卷一百一十	列传第六十三	(376)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传第六十四	(379)
元史卷一百一十二	列传第六十五	(381)
元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传第六十六	(384)
元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传第六十七	(386)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传第六十八	(388)
元史卷一百一十六	列传第六十九	(391)
元史卷一百一十七	列传第七十	(394)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	列传第七十一	(398)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	列传第七十二	(401)

元史卷一百二十	列传第七十三.....	(404)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	列传第七十四.....	(409)
元史卷一百二十二	列传第七十五.....	(411)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	列传第七十六.....	(413)
元史卷一百二十四	列传第七十七.....	(417)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列传第七十八.....	(421)
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列传第七十九.....	(423)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	(425)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八十一.....	(427)
元史卷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八十二.....	(431)
元史卷一百三十	列传第八十三.....	(434)
元史卷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八十四.....	(436)
元史卷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八十五.....	(440)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八十六.....	(441)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列传第八十七.....	(443)
元史卷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八十八.....	(445)
元史卷一百三十六	列传第八十九.....	(448)
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列传第九十.....	(451)
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列传第九十一.....	(453)
元史卷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九十二.....	(454)
元史卷一百四十	列传第九十三.....	(461)
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九十四.....	(462)
元史卷一百四十二	列传第九十五.....	(463)
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传第九十六.....	(468)
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传第九十七.....	(472)

元史卷一

本纪第一

太祖

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其十世祖李端叉儿，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健，生二子，长曰博察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李端叉儿也。李端叉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独阿兰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阿兰没，诸兄分家，贫不及之。李端叉儿曰：“贫贱富贵，命也，贫何足道。”独乘青白马，至八里屯阿懒之地居焉。食饮无所不得，适有苍鹰搏野兽而食，李端叉儿以缗设机取之，鹰即驯狎。乃臂鹰猎兔禽以为膳，或阙即继，似有天相之。居数月，有民数十家自统急里忽鲁之野逐水草来迁，李端叉儿结茅与之居，出入相资，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兄忽思之，曰：“李端叉儿独出而无费，近者得无冻馁乎？”即自来访，邀与俱归。李端叉儿中路谓其兄曰：“统急里忽鲁之民无所属附，若临之以兵，可服也。”兄以为然。至家，即选壮士，令李端叉儿帅之前行，果尽降之。

李端叉儿歿，子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嗣，生子曰咩擒笃敦。咩擒笃敦妻曰莫罕伦，生七子而寡。莫罕伦性刚急。时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儿掘田间草根以为食，莫罕伦乘车出，适见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驰马之所，群儿辄敢坏之邪。”驱车径出，辄伤诸儿，有至死者。押刺伊而忿怒，尽驱莫罕伦马群以去。莫罕伦诸子闻之，不及被甲，往追之。莫罕伦私忧曰：“吾儿不甲以往，恐不能胜敌。”令子妇载甲赴之，已无及矣。既而果为所败，六子皆死。押刺伊而乘胜杀莫罕伦灭其家，唯一长孙海都尚幼，乳母匿诸积木中，得免。先是，莫罕伦第七子纳真，于八刺忽民家为赘婿，故不及难。闻其家被祸，来视之，见病姬数十与海都尚在，其计无所出。幸驱马时，兄之黄马三次掣套竿逸归，纳真至是得乘之。乃伪为牧马者，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二骑先后行，臂鹰而猎。纳真识其鹰，曰：“此吾兄所擎者也。”趋前给其少者曰：“有赤马引群马而东，汝见之乎？”曰：“否。”少者乃问曰：“尔所经过有鬼雁乎？”曰：“有。”曰：“汝可为吾前导乎？”曰：“可。”遂同行。转一河隈，度后骑相去稍远，刺杀之。紫马与鹰，趋迎后骑，给之如初。后骑问曰：“前射鬼雁者吾子也，何为久卧不起耶？”纳真以鼻颡对。骑者方怒，纳真乘隙刺杀之。复前行至一山下，有马数百，牧者唯童子数人，方击鞞石为戏。纳真熟视之，亦兄家物也。给问童子，亦如之。于是登山四顾，悄无人来，尽杀童子，驱马臂鹰而还，取海都并病姬，归八刺忽之地止焉。海都稍长，纳真率八刺忽怙谷诸民，共立为君。海都既立，以兵攻押刺伊而，臣属之，形势浸大。列营帐于八刺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歿，子拜姓忽儿嗣。拜姓忽儿歿，子敦必乃嗣。敦必乃歿，子葛不律寒嗣。葛不律寒歿，子八哩丹嗣。八哩丹歿，子也速该嗣，并吞诸部落，势愈盛大。也速该崩，至元三年十月，追谥烈祖神元皇帝。

初，烈祖征塔塔儿部，获其部长铁木真。宣懿太后月伦适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异之，因以所获铁木真名之，志武功也。

族人泰赤乌部旧与烈祖相善，后因塔儿不台用事，遂生嫌隙，绝不与通，及烈祖崩，帝方幼冲，部众多归泰赤乌。近侍有脱端火儿真者亦将叛，帝自泣留之。脱端曰：“深池已乾矣，坚石已碎矣，留复何为！”竟帅众驰去。宣懿太后怒其弱己也，麾旗将兵，躬自追叛者，驱其大半而还。

时帝麾下别居萨里河。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居玉律哥泉，时欲相侵凌，掠萨里河牧马以去。别只庵左右匿群马中，射杀之。札木合以为怨，遂与泰赤乌诸部合谋，以众三万来战。帝时驻元军答阑版朱思之野，闻变，大集诸部兵，分十有三翼以俟。已而札木合至，帝与大战，破走之。

当是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其族烈烈部，与帝所居相近。帝尝出猎，偶与烈烈猎骑相属，帝谓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烈烈曰：“同宿固所愿，但从者四百，因糗粮不具，已遣半还矣，今将奈何？”帝固邀与宿，凡其留者，悉饮食之。明日再合围，帝使左右驱兽向烈烈，烈烈得多获以归。其众感之，私相语曰：“泰赤乌与我虽兄弟，常攘我车马，夺我饮食，无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铁木真太子乎？”烈烈之长玉律，时为泰赤乌所虐，不能堪，遂与塔海答鲁领所部来归，将杀泰赤乌以自效。帝曰：“我方熟寐，幸汝觉我，自今车辙人迹之涂，当尽夺以与汝矣。”已而二人不能践其言，复叛去。塔海答鲁至中路，为泰赤乌部人所杀，烈烈部遂亡。

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人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干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

帝会诸族薛彻、大丑（及薛彻别吉）等，各以旄车载湟酪，宴于斡难河上。帝与诸族及薛彻别吉之母忽儿真之前，共置马湟一革囊；薛彻别吉次母野别该之前，独置一革囊。忽儿真怒曰：“今不尊我，而贵野别该乎？”疑帝之主膳者失丘儿所为，遂笞之。于是颇有隙。时皇弟别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华言禁外紧马所也。播里掌薛彻别吉乞列思事。播里从者因盗去马鞵，别里古台执之。播里怒斫别里古台，伤其背。左右欲斗，别里古台止之，曰：“汝等欲复仇乎？我伤幸未甚，姑待之。”不听，各持马乳槌疾斗，夺忽儿真、火里真二哈敦以归。薛彻别吉遣使请和，因令二哈敦还。会塔塔儿部长蔑兀真笑里徒背金约，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之北走。帝闻之，发近兵自斡难河迎击，仍谕薛彻别吉帅部人来助。候六日不至，帝自与战，杀蔑兀真笑里徒，尽虜其輜重。

帝之麾下有为乃蛮部人所掠者，帝欲讨之，复遣六十人征兵于薛彻别吉。薛彻别吉以旧怨之故，杀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归之。帝怒曰：“薛彻别吉曩笞我失丘儿，斫伤我别里古台，今又敢乘敌势以陵我耶！”因帅兵逾沙漠攻之，杀虜其部众，唯薛彻、大丑仅以妻孥免。越数月，帝复伐薛彻、大丑，追至帖烈徒之隘，灭之。

克烈部札阿结李来归。札阿结字者，部长汪罕之弟也。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为王，番音音重，故称王为汪罕。

初，汪罕之父忽儿札胡思杯禄既卒，汪罕嗣位，多杀戮昆弟。其叔父菊儿罕帅兵与汪罕战，逼于哈刺温隘败之；仅以百余骑脱走，奔于烈祖。烈祖亲将兵逐菊儿罕走西夏，复夺部众归汪罕。汪罕德之，遂相与盟，称为按答。按答，华言交物之友也。烈祖崩，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多杀之故，复叛归乃蛮部。乃蛮部长亦难赤为发兵伐

汪罕，尽夺其部众与之。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奔契丹。既而复叛归，中道粮绝，将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困乏之甚。帝以其与列祖交好，遣近侍往招之。帝亲迎抚劳，安置军中振给之。遂会于土兀刺河上，尊汪罕为父。

未几，帝伐蔑里乞部，与其部长脱脱战于莫那察山，遂掠其资财、田禾，以遣汪罕。汪罕因此部众稍集。

居亡何，汪罕自以其势足以有为，不告于帝，独率兵复攻蔑里乞部。部人败走，脱脱奔八儿忽真之隘。汪罕大掠而还，于帝一无所遗，帝不以屑意。

会乃蛮部长不欲鲁罕不服，帝复与汪罕征之，至黑辛八石之野，遇其前锋也的脱鲁者，领百骑来战，见军势渐逼，走据高山，其马鞍转坠，擒之。曾未几何，帝复与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会日暮，各还营垒，约明日战。是夜，汪罕多燃火营中，示人不疑，潜移部众于别所。及旦，帝始知之，因颇疑其有异志，退师萨里河。既而汪罕亦还至土兀刺河，汪罕子亦刺合及札阿紺李来会。曲薛吾等察知之，乘其不备，袭虏其部众于道。亦刺合奔告汪罕，汪罕命亦刺合与卜鲁忽解共追之，且遣使来曰：“乃蛮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将，能假我以雪耻乎？”帝顿释前憾，遂遣博尔术、木华黎、博罗浑、赤老温四人，帅师以往。师未至，亦刺合已追及曲薛吾，与之战，大败，卜鲁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马膊，几为所获。须臾四将至，击乃蛮走，尽夺所掠归汪罕。已而与皇弟哈撒儿再伐乃蛮，拒斗于忽兰盖侧山，大败之，尽杀其诸将族众，积尸以为京观。乃蛮之势遂弱。

时泰赤乌尤强，帝会汪罕于萨里河，与泰赤乌部长沕忽等大战斡难河上，败走之，斩获无算。

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鲁班部、塔塔儿部、弘吉剌部闻乃蛮、泰赤乌败，皆畏威不自安，会于阿雷泉，斩白马为誓，欲袭帝及汪罕。弘吉剌部长迭夷恐事不成，潜遣人告变。帝与汪罕自虎图泽逆战于杯亦烈川，又大败之。

汪罕遂分兵，自由怯绿怜河而行。札阿紺李谋于按敦阿述、燕火脱儿等曰：“我兄性行不常，既屠绝我昆弟，我辈又岂得独全乎？”按敦阿述泄其言，汪罕令执燕火脱儿等至帐下，解其缚，且谓燕火脱儿曰：“吾辈由西夏而来，道路饥困，其相誓之语，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汪罕又屡责札阿紺李，至于不能堪。札阿紺李与燕火脱儿等俱奔乃蛮。

帝驻军于彻彻儿山，起兵伐塔塔儿部。部长阿刺兀都儿等来逆战，大败之。

时弘吉剌部欲来附，哈撒儿不知其意，往掠之。于是弘吉剌归札木合部，与朵鲁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鲁剌思、塔塔儿、散只兀诸部，会于键河，共立札木合为局儿罕，盟于秃律别儿河岸，为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谋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誓毕，共举足蹋岸，挥刀斫林，驱士卒来侵。塔海哈时在众中，与帝麾下抄吾儿连姻，抄吾儿偶往视之，具知其谋，即还至帝所，悉以其谋告之。帝即起兵，逆战于海刺儿、帖尼火鲁罕之地，破之。札木合脱走，弘吉剌部来降。

岁壬戌，帝发兵于兀鲁回失连真河，伐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二部。先誓师曰：“苟破敌逐北，见弃遗物，慎无获，俟军事毕散之。”既而果胜，族人按弹、火察儿、答力台三人背约，帝怒，尽夺其所获，分之军中。

初，脱脱斡直八儿忽真隘，既而复出为患，帝帅兵讨走之。至是，又会乃蛮部不欲鲁罕约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来侵。帝遣骑乘高四望，知乃蛮兵渐至，帝与汪罕移军入塞。亦刺合自北边来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卫之不动，遂还。亦刺合寻亦入塞。将战，帝迁輜重于他所，与汪罕倚阿兰塞为壁，大战于阙奕坛之野，乃蛮使神巫祭风雪，欲因其势进攻。既而反风，逆击其阵。乃蛮军不能战，欲引还。雪满沟涧，帝勒兵乘之，乃蛮大败。是时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蛮，见其败，即还。道经诸部之立己者，大纵掠而去。

帝欲为长子术赤求昏于汪罕女抄儿伯姬，汪罕之孙秃撒合亦欲尚帝女火阿真伯姬，俱不谐。自是颇有违言。初，帝与汪罕合军攻乃蛮，约明日战。札木合言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意谓帝心不可保也。汪罕闻之疑，遂移部众于别所。及议昏不成，札木合复乘隙谓亦刺合曰：“太子虽言是汪罕之子，尝通信于乃蛮，将不利于君父子。君若能加兵，我当从傍助君也。”亦刺合信之。会答力台、火察儿、按弹等叛归亦刺合，亦说之曰：“我等愿佐君讨宣懿太后诸子也。”亦刺合大喜，遣使言于汪罕。汪罕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听。”亦刺合力言之，使者往返者数四。汪罕曰：“吾身之存，实太子是赖。髭须已白，遗骸莫得安寝，汝乃喋喋不已耶？汝善自为之，毋貽吾忧可也。”札木合遂纵火焚帝牧地而去。

岁癸亥汪罕父子谋欲害帝，乃遣使者来曰：“向者所议婚事，今当相从，请来饮布浑察儿。”布浑察儿，华言许亲酒也。帝以为然，率十骑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骑往谢，帝遂还。汪罕谋既不成，即议举兵来侵。围人乞失力闻其事，密与弟把答告帝。帝即驰军阿兰塞，悉移輜重于他所，遣折里麦为前锋，俟汪罕至即整兵出战。先与朱力斤部遇，次与董哀部遇，又次与火力失烈门部遇，皆败之；最后与汪罕亲兵遇，又败之。亦刺合见势急，突来冲阵，射之中颊，即斂兵而退。怯里亦部人遂弃汪罕来降。

汪罕既败而归，帝亦将兵还至董哥泽驻军，遣阿里海致责于汪罕曰：“君为叔父菊儿罕所逐，困迫来归，我父即攻菊儿罕，败之于河西，其土地人民尽收与君。此大有功于君一也。君为乃蛮所攻，西奔日没处。君弟札阿紺李在金境，我亟遣人召还。比至，又为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请我兄薛彻别及我弟大丑往杀之。此大有功于君于也。君困迫来归时，我过哈丁里，历掠诸部羊、马、资财，尽以奉君，不半月间，令君饥者饱，病者肥。此大有功于君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部，大获而还，未尝以毫发分我，我不以为意。及君为乃蛮所倾覆，我遣四将夺还尔民人，重立尔国家。此大有功于君四也。我征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剌五部，如海东鸢禽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此大有功于君五也。是五者皆有明验，君不报我则已，今乃易恩为仇，而遽加兵于我哉。”汪罕闻之，语亦刺合曰：“我向者之言何如？吾儿宜识之。”亦刺合曰：“事势至今日，必不可已，唯有竭力战斗。我胜则并彼，彼胜则并我耳。多言何为。”

时帝诸族按弹、火察儿皆在汪罕左右。帝因遣阿里海责汪罕，就令告之曰：“昔者吾国无主，以薛彻、太丑二人实我伯祖八刺哈之裔，欲立之。二人既已固辞，乃以汝火察儿为伯父聂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辞。然事不可中辍，复以汝按弹为我祖忽都刺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辞。于是汝等推戴吾为之主，初岂我之本心哉，不自意相迫至于如此也。三河、祖宗肇基之地，毋为他人所有。汝善事汪罕，汪罕性无常，遇我尚如此，况汝辈乎。我今去矣，我今去矣。按弹等无一言。”

帝既遣使于汪罕，遂进兵虏弘吉剌部溺儿斤以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浑，帝饮之以誓众。有亦乞烈部人李

徙者，为火鲁剌部所败，因遇帝，与之同盟。哈撒儿别居哈刺浑山，妻子为汪罕所虏，挟幼子脱虎走，粮绝，探鸟卵为食，来会于河上。时汪罕形势盛强，帝微弱，胜败未可知，众颇危惧。凡与饮河水者，谓之饮浑水，言其曾同艰难也。汪罕兵至，帝与战于哈喇真沙陀之地，汪罕大败。其臣按弹、火察儿、札木合等谋弑汪罕，弗克，往奔乃蛮。答力台、把怜等部稽顙来降。

帝移军斡难河源，谋攻汪罕，复遣二使往汪罕，伪为哈撒儿之言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纵我欲往，将安所之耶？王悦弃我前愆，念我旧好，即束手来归矣。”汪罕信之，因遣人随二使来，以皮囊盛血与之盟。及至，即以二使为向导，令军士衔枚夜趋折折运都山，出其不意，袭汪罕，败之。尽降克烈部众。汪罕与亦刺合挺身遁去。汪罕叹曰：“我为吾儿所误，今日之祸悔将何及！”汪罕出走，路逢乃蛮部将，遂为其所杀。亦刺合走西夏，日剽掠以自资。既而亦为西夏所攻走，至龟兹国，龟兹国主以兵讨杀之。

帝既灭汪罕，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时乃蛮部长太阳罕心忌帝能，遣使谋于白达达部主阿刺忽思曰：“吾闻东方有称帝者。天无二日，民岂有二王邪？君能益吾右翼，吾将夺其弧矢也。”阿刺忽思即以是谋报帝，居无何，举部来归。

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群臣以方春马瘦，宜俟秋高为言。皇弟斡赤斤曰：“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曰：“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帝悦，曰：“以此众战，何忧不胜。”遂进兵伐乃蛮。驻兵于建武该山，先遣虎必来、哲别二人为前锋。太阳罕至自按台，营于沅海山，与蔑里乞部长脱脱、克烈部长阿怜太石、狼刺部长忽都花别吉、暨秃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合，兵势颇盛。时我队中羸马有惊入乃蛮营中者，太阳罕见之，与众谋曰：“蒙古之马瘦弱如此，今当诱其深入，然后战而擒之。”其将火力速入赤对曰：“先王战伐，勇进不回，马尾人背，不使敌人见之。今为此迁延之计，得非心中有所惧乎？苟惧之，何不令后妃来统军也。”太阳罕怒，即跃马索战。帝以哈撒儿主中军。时札木合从太阳罕来，见帝军容整肃，谓左右曰：“乃蛮初举兵，视蒙古军若羸羊羔儿，意谓蹄皮亦不留。今吾观其气势，殆非往时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帝与蛮军大战至晡，禽杀太阳罕。诸部军一时皆溃，夜走绝险，坠崖死者不可胜计。明日，余众悉降。于是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四部亦来降。

已而复征蔑里乞部。其长脱脱奔太阳罕之兄卜欲鲁罕；其属带儿兀孙献女迎降，俄复叛去。帝至泰寒寨，遣孛罗欢、沈白二人领右军往平之。

岁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而还。

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

帝既即位，遂发兵复征乃蛮。时卜欲鲁罕猎于兀鲁塔山，擒之以归。太阳罕子屈出律罕与脱脱奔也儿的石河上。

帝始议伐金。初，金杀帝宗亲戚补海罕，帝欲复仇。会金降俘等具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也。

二年丁卯秋，再征西夏，克斡罗孩城。

是岁，遣按弹、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牌亦纳里部、阿里替也儿部，皆遣使来献名鹰。

三年戊辰春，帝至自西夏。

夏，避暑龙庭。

冬，再征脱脱及屈出律罕。时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锋，不战而降，因用为向导。至也儿的石河，讨蔑里乞部，灭之。脱脱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

四年己巳春，畏吾儿国来归。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获其副元帅高令公。克兀刺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将嵬名令公。薄中兴府，引河水灌之。堤决，水外溃，遂撤围还。遣太傅讹答入中兴，招谕夏主，夏主纳女请和。

五年庚午春，金谋来伐，筑乌沙堡。帝命遮别袭杀其众，遂略地而东。

初，帝贡岁币于金，金主使卫王允济受贡于净州。帝见允济不为礼。允济归，欲请兵攻之。会金主璟殂，允济嗣位，有诏至国，传言当拜受。帝问金使曰：“新君为谁？”金使曰：“卫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即乘马北去。金使还言，允济益怒，欲俟帝再入贡，就进场害之。帝知之，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

六年辛未春，帝居怯绿连河。西域哈刺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畏吾儿国主亦都护来覲。

二月，帝自将南伐，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取大水泺、丰利等县。金复筑乌沙堡。

秋七月，命遮别攻乌沙堡及乌月营，拔之。

八月，帝及金师战于宣平之会河川，败之。

九月，拔德兴府，居庸关守将遁去。遮别遂入关，抵中都。

冬十月，袭金群牧监，驱其马而还。耶律阿海降，入见帝于行在所。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分徇云内、东胜、武、朔等州，下之。

是冬，驻蹕金之北境。刘伯林、夹谷长哥等来降。

七年壬申春正月，耶律留哥聚众于隆安，自为都元帅，遣使来附。帝破昌、醒、抚等州。金将纥石烈九斤等率兵三十万来援，帝与战于攸儿嘴，大败之。

秋，围西京。金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来援，帝遣兵诱至密谷口逆击之，尽殄。复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围。

九月，察罕克奉圣州。

冬十二月甲申，遮别攻东京不拔，即引去，夜驰还，袭克之。

八年癸酉春，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元统。

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兴府。皇子拖雷、驸马赤驹先登，拔之。帝进至怀来。及金行省完颜纲、元帅高琪战，败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诏可忒、薄剌守之。遂趋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关，败金师于

八月，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济，迎丰王珣立之。

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

夏五月，金主迁汴，以完颜福兴及参政抹捻尽忠辅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

秋七月，金太子守忠走汴。

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以七斤为元帅。

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师援中都，战于霸州，败之。

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颜福兴仰药死，抹捻尽忠弃城走，明安入守之。是月，避暑桓州凉径。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叛裔。

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经略使乞住降。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广宁府，降之。

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冬十月，金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

十一月，耶律留哥来朝，以其子斜闾入侍。史天祥讨兴州，擒其节度使赵守玉。

十一年丙子春，还庐胸河行宫。张致陷兴中府，木华黎讨平之。

秋，撒里知兀解三摸台拔都鲁率师由西夏趋关中，遂越潼关，获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蒲鲁虎，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还。

冬十月，蒲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

十二年丁丑夏，盗祁和尚据武平，史天祥讨平之，遂擒金将巢元帅以献。察罕破金监军夹谷于霸州，金求和，察罕乃还。

秋八月，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将蒙古、纥、汉诸军南征，拔遂城、蕲州。

冬，克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

是岁，秃满部民叛，命钵鲁完、朵鲁伯讨平之。

十三年戊寅秋八月，兵出紫荆口，获金行元帅事张柔，命还其旧职。木华黎自西京入河东，克太原、平阳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金将武仙攻满城，张柔击败之。

是年，伐西夏，围其王城，夏主李遵顼出走西凉。契丹六哥据高丽江东城，命哈真、札剌率师平之；高丽王曦遂降，请岁贡方物。

十四年己卯春,张柔败武仙,降祁阳、曲阳、中山等城。

夏六月，西域杀使者，帝率师亲征，取讹答刺城，擒其酋哈只儿只兰秃。

秋，木华黎克哥崙、吉、隰等州，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华城。

夏五月，克寻思干城，驻蹕也儿的石河。

秋，攻斡脱罗儿城，克之。木华黎徇地至真定，武仙出降。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

冬，金邢州节度使武贵降。木华黎攻东平王善，留严实守之。严实遣使招安，木华黎遂攻金。金主完颜珣遣使求和，木华黎许之。金主完颜珣遣使求和，木华黎许之。

是岁 擢董伯瑜为工部上将军 左副都二特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儿、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朮赤攻养吉干、八儿真等城，并下之。

夏四月，驻蹕铁门关，金主遣乌古孙仲端奉国书请和，称帝为兄。不允。金东平行省事忙古弃城遁，严实入守之。宋遣苟梦玉来请和。

夏六月，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率众来降，以珪为济、兗、单三州总管。

秋，帝攻班勒纥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等城，下之。

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马鲁察叶可、马鲁、昔刺思等城。木华黎出河西，克腹、绥德、保安、鄜、坊、丹等州，进攻延安，不下。

十一月，宋京东安抚使张琳以京东诸郡来降，以琳为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

是岁，诏谕德顺州。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儿等城。还经木刺夷国，大掠之。渡撈撈河，克也里等城。遂与帝

会，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木华黎军克乾、泾、邠、原等州，攻凤翔不下。

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阑丁出奔，与灭里可汗合，忽都忽与战不利。帝自将击之，擒灭里可汗；札阑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获。

秋，金复遣乌古孙仲端来请和，见帝于回鹘国。帝谓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为河南王，彼此罢兵，汝主不从。今木华黎已尽取之，乃始来请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远来，河朔既为我有，关西数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仲端乃归。金平阳公胡天作以青龙堡降。

冬十月，金河中府来附，以石天庆为兵马都元帅守之。

十八年癸未春三月，太师国王木华黎薨。

夏，避暑八鲁弯川。皇子朮赤、察合台、窝台及八剌之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

冬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绪立。

是岁，宋复遣苟梦玉来。

十九年甲申夏，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侵河北。史天倪与战于恩州，败之。

是岁，帝至东印度国，角端见，班师。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还行宫。

二月，武仙以真定叛，杀史天倪。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

三月，史天泽击仙走之，复真定。

夏六月，彭义斌以兵应仙，天泽御于赞皇，擒斩之。

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纳仇人亦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

二月，取黑水等城。

夏，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

秋，取西京府朔罗、河罗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取应里等县。

九月，李全执张琳，郡王带孙进兵围全于益都。

冬十一月庚申，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五星聚见于西南。驻蹕盐州川。

十二月，李全降。授张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

是岁，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遣唐庆贵币于金。

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

二月，破临洮府。

三月，破洮、河、西宁二州。遣斡陈那颜攻信都府，拔之。

夏四月，帝次龙德，拔德顺等州，德顺节度使爱申、进士马肩龙死焉。

五月，遣唐庆等使金。

闰月，避暑六盘山。

六月，金遣完颜合周、奥屯阿虎来请和。帝谓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睨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言讫而崩，寿六十六。葬起辇谷。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庙号太祖。在位二十二年。

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

戊子年。是岁，皇子拖雷监国。

元史卷二

本纪第二

太宗

太宗英文皇帝，讳窝阔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献皇后，弘吉剌氏。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太宜崩，自霍博之地来会丧。

元年己丑夏，至忽鲁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来见。

秋八月己未，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以太祖遗诏即皇帝位于库铁乌阿剌里。始立朝仪，皇族尊属皆拜。颁大札撒。华言大法令也。金遣阿虎带来归太祖之赙，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间，吾岂能忘也，贖何为哉！”却之。遂议伐金。敕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犏牛一，羊百者输粉羊一，为水制。始置仓廩，立驿传。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刺西迷主之。印度国主、本罗夷国主来朝。西域伊思八剌纳城酋长来降。

是岁，金复遣使来聘。不受。

二年庚寅春正月，诏自今以前事勿问。定诸路课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

是春，帝与拖雷猎于斡儿寒河，遂遣兵围京兆。金主率师来援，败之，寻拔其城。

夏，避暑于塔密儿河。朵忽鲁及金兵战，败绩，命速不台援之。

秋七月，帝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拔天成等堡，帝渡河攻凤翔。

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陈时可、赵昉使燕京，刘中、刘桓使宣德，周立和、王贞使西京，吕振、刘子振使太原，杨简、高廷英使平阳，王晋、贾从使真定，张瑜、王锐使东平，王德亨、侯显使北京，夹谷永、程泰使平州，田木西、李天翼使济南。是月，师攻潼关、蓝关，不克。

十二月，拔天胜寨及韩城、蒲城。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

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命拖雷出师宝鸡。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复遣李国昌使宋需粮。

秋八月，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是月，以高丽杀使者，命撒礼塔率师讨之，取四十余城。高丽王曦遣其弟怀安公请降。撒礼塔承制设官分镇其地，乃还。

冬十月乙卯，帝围河中。十二月己未，拔之。

四年壬辰春正月戊子，帝由白坡渡河。庚寅，拖雷渡汉江，遣使来报，即诏诸军进发。甲午，次郑州。金防城提控马伯坚降，授伯坚金符，使守之。丙申，大雪。丁酉，又雪。次新郑。是日，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之三峰，大败之，获金将蒲阿。戊戌，帝至三峰。壬寅，攻钧州，克之，获金将合达。遂下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亳、颍、寿、睢、永等州。

三月，命速不台等围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讹可入质。帝还，留速不台守河南。

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高丽叛，杀所置官吏，徙居江华岛。

秋七月，遣唐庆使金谕降，金杀之。

八月，撒礼塔复征高丽，中矢卒。金参政完颜思烈、桓山公武仙救南京，诸军与战，败之。

九月，拖雷薨，帝远龙庭。

冬十一月，猎于纳兰赤刺温之野。

十二月，如太祖行宫。

五年癸巳春正月庚申，金主奔归德。戊辰，金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不，以南京降。

二月，幸铁列都之地。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

夏四月，速不台进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单氏及梁王从恪、荆王守纯等至军中，速不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

六月，金主奔蔡，塔察儿率师围之。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封衍圣公。

秋八月，猎于兀必思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

九月，擒万奴。

冬十一月，宋遣荆鄂都统孟珙以兵粮来助。

十二月，诸军与宋兵合攻蔡，败武仙于息州。金人以海、沂、莱、维等州降。

是冬，帝至阿鲁兀忽可吾行宫。大风霾七昼夜。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

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传位于宗室子承麟，遂自经而焚。城拔，获承麟，杀之。宋兵取金主余骨以归。金亡。

是春，会诸王，宴射于斡儿寒河。

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谕条令曰：“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出入宫禁，各有从者，男女止以十人为朋，出入毋得相杂。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专擅者论罪。其甲长以事来宫中，即置权摄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罪之。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随以木铎射之。百户、甲长、诸军有犯，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罢。今后来会诸军，甲内数不足，于近翼抽补足之。诸人或居室，或在军，毋敢喧呼。凡来会，用善马五十匹为一羈，守者五人，饲羈马三人，守乞烈思三人。但盗马一二者，即论死。诸人马来不应缚于乞烈思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骡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

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颜为中州断事官。遣达海绀卜征蜀。

是秋，帝在八里里答阑答八思之地，议自将伐宋，国王查老温请行，遂遣之。

冬，猎于脱卜察地。

七年乙未春，城和林，作万安宫。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片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

秋九月，诸王口温不花获宋何太尉。

冬十月，曲出围枣阳，拔之，遂徇襄、邓，入郢，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

十一月，阔端攻石门，金便宜都总帅汪世显降。中书省臣请契勘《大明历》，从之。

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诏印造交钞行之。

二月，命应州郭胜、钧州李术鲁九住、邓州赵祥从曲出充先锋伐宋。

三月，复修孔子庙及司天台。

夏六月，复括中州户口，得户一百一十余万。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編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

秋七月，命陈时可阅刑名、科差、课税等案，赴阙磨照。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拔都，平阳府；茶合带，太原府；古与，大名府；李鲁带，邢州；果鲁干，河间府；李鲁古带，广宁府；野苦，益都、济南二府户内拨赐；按赤带，滨、棣州；斡陈那颜，平、滦州；皇子阔端、附马赤苦、公主阿剌海、公主果真、国王查刺温、茶合带、斡真、蒙古寒札、按赤那颜、坼那颜、火斜、朮思，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那律楚材言非便，遂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烦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阔端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斩蜀将曹友闻。

冬十月，阔端入成都。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皇子曲出薨。张柔等攻郢州，拔之。襄阳府来附，以游显领襄阳、樊城事。

九年丁酉春，猎于揭揭察哈之泽。蒙哥征钦察部，破之，擒其酋八赤蛮。

夏四月，筑扫邻城，作迦坚茶寒殿。

六月，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赐麾下。

秋八月，命朮虎乃、刘中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

冬十月，猎于野马川。幸龙庭，遂至行宫。

是冬，口温不花等围光州，命张柔、巩彦晖、史天泽攻下之。遂别攻蕲州，降随州，略地至黄州。宋惧请和，乃还。

十年戊戌春，塔思军至北峡关，宋将汪统制降。

夏，襄阳别将刘义叛，执游显等降宋。宋兵复取襄、樊。帝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筑图苏湖城，作迎驾殿。

秋八月，陈时可、高庆民等言诸路旱蝗，诏免今年田租，仍停旧未输纳者，俟丰岁议之。

十一年己亥春，复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皇子阔端军至自西川。

秋七月，游显自宋逃归。以山东诸路灾，免其税粮。

冬十一月，蒙哥率师围阿速蔑怯思城，阅三月，拔之。

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买扑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

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皇子贵由克西域未下诸部，遣使奏捷。命张柔等八万户伐宋。

冬十二月，诏贵由班师。敕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国初，令民代偿，民多亡命，至是罢之。

是岁，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俾而止，著为令。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

十三年辛丑春二月，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帝有疾，诏赦天下囚徒。帝瘳。

秋，高丽国王王曦以族子缚入质。

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

十一月丁亥，大猎。庚寅，还至桦铁钵胡兰山。奥都剌合蛮进酒，帝欢饮，极夜乃罢。辛卯迟明，帝崩于行展。在位十三年，寿五十有六。葬起辇谷。追谥英文皇帝，庙号太宗。

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

壬寅年春，六皇后乃马真氏始称制。

秋七月，张柔自五河口渡淮，攻宋扬、滁、和等州。

癸卯年春正月，张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夏五月，荣感犯房屋。

秋，后命张柔总兵戍杞。

甲辰年夏五月，中书令耶律楚材薨。

乙巳年秋，后命马步军都元帅察罕等率骑三万与张柔掠淮西，攻寿州，拔之，遂攻泗州、盱眙及扬州。宋制置赵葵请和，乃还。

定宗

定宗简平皇帝，讳贵由，太宗长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马真氏，以丙寅年生帝。太宗尝命诸王按只带伐金，帝以皇子从，虏其亲王而归。又从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围木柵寨，以三十余人而战，帝及宪宗与焉。太宗尝有旨以皇孙失烈门为嗣。太宗崩，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立帝。

元年丙午春正月，张柔入觐于和林。

秋七月，即皇帝位于汪吉宿灭秃里之地。帝虽御极，而朝政犹出于六皇后云。

冬，猎黄羊于野马川。权万户史权等耀兵淮南，攻虎头关寨，拔之，进围黄州。

二年丁未春，张柔攻泗州。

夏，避暑于曲律淮黑哈速之地。

秋，西巡。

八月，命野里知吉带率搠思蛮部兵征西。是月，诏蒙古人户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鲁。

九月，取太宗宿卫之半，以也曲门答儿领之。

冬十月，括人户。

三年戊申春三月，帝崩于横相乙儿之地。在位三年，寿四十有三。葬起辇谷。追谥简平皇帝，庙号定宗。

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鹞，驱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己酉年。

庚戌年。

定宗崩后，议所立未决。当是时，已三岁无君。其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

元史卷三

本纪第三

宪宗

宪宗桓肃皇帝，讳蒙哥，睿宗拖雷之长子也。母曰壮圣太后，怯烈氏，讳唆鲁禾帖尼。岁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时有黄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后必大贵，故以蒙哥为名。蒙哥，华言长生也。太宗在潜邸，养以为子，属昂灰皇后抚育之。既长，为娶火鲁剌部女火里差为妃，分之部民。及睿宗薨，乃命归藩邸。从征伐，屡立奇功。尝攻钦察部，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帝闻，亟进师，至其地，适大风刮海水去，其浅可渡。帝喜曰：“此天开道与我也。”遂进屠其众。擒八赤蛮，命之跪。八赤蛮曰：“我为一国主，岂苟求生。且身非驼，何以跪人为。”乃命囚之。八赤蛮谓守者曰：“我之窜入于海，与鱼何异。然终见擒，天也。今水回期且至，军宜早还。”帝闻之，即班师，而水已至，后军有浮渡者。复与诸王拔都征斡罗思部，至也烈赞城，躬自搏战，破之。

岁戊申，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恟恟，咸属意于帝，而觊觎者众，议未决。诸王拔都、木哥、阿里不哥、唆鲁哥秃、塔察儿，大将兀良合台、速你带、帖木迭儿、也速不花，咸会于阿剌脱忽刺兀之地。拔都首建议推戴。时定宗皇后海迷失所遣使者八剌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议欲他属，将置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烈忽乃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耶？”八剌语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拔都即申令于众，众悉应之，议遂定。

元年辛亥夏六月，西方诸王别儿哥、脱哈帖木儿，东方诸王也古、脱忽、亦孙哥、按只带、塔察儿、别里古带，西方诸大将班里来等，东方诸大将也速不花等，复大会于阔帖兀阿阑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于斡难河。失烈门及诸弟脑忽等心不能平，有后言。帝遣诸王旭烈与忙可撒儿帅兵觐之。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后期不至，遣不怜吉解率兵备之。遂改更庶政：命皇弟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遣塔儿、斡鲁不、察气刺、赛典赤、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忙哥撒儿为断事官；以孛鲁合掌宜发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以晃兀儿留守和林宫阙、帑藏，阿蓝答儿副之；以牙刺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昔马丁佐之；以讷怀、塔刺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刺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以茶寒、叶了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以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以和里解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叶孙脱、按只解、畅吉、爪难、合答曲怜、阿里出及刚疙疸、阿散、忽都鲁等，各持两端，坐诱诸王为乱，并伏诛。遂颁便益事宜于国中：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诸王不得擅招民户；诸官属不得以朝觐为名赋俭民财；民粮远输者，许于近仓输之。罢筑和林城役千五百人。

冬，以宴只吉带违命，遣合丹诛之，仍籍其家。

二年壬子春正月，幸失灰之地。遣乞都不花攻末来吉儿都怯寨。皇太后崩。

夏，驻蹕和林。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于别石八里地，蔑里于叶儿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别儿哥于曲儿只地，脱脱于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家赀分赐亲王。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穰事觉，并赐死。谪失烈门、也速、孛里等于没脱赤之地。禁嗣和只、纳忽、也孙脱等于军营。

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诸王秃儿花、撒立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没里奚，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诏谕宋荆南、襄阳、樊城、均州诸守将，使来附。

八月，忽必烈次临洮，命总帅汪田哥以城利州闻，欲为取蜀之计。

冬十月，命诸王也古征高丽。帝驻蹕月帖古忽兰之地。时帝因猎堕马伤臂，不视朝百余日。

十二月戊午，大赦天下。以帖哥袖、阔阔术等掌帑藏；孛兰合刺孙掌斡脱；阿忽察掌祭祀、医巫、卜筮，阿剌不花副之。诸王合刺斡。以只儿斡带掌传驿所需，孛鲁合掌必阁赤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职。徙诸匠五百户修行宫。

是岁，籍汉地民户。诸王旭烈薨。

三年癸丑春正月，汪田哥修治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轶。帝猎于怯寨叉罕之地。诸王也古以怨袭诸王塔刺儿营。帝遂会诸王于斡难河北，赐予甚厚。罢也古征高丽兵，以札刺儿带为征东元帅。遣必阁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

三月，大兵攻海州，戍将王国昌逆战于城下，败之，获都统一人。

夏六月，命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帅师征西域哈里发八哈塔等国。又命塔塔儿带撒里、土鲁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儿等国。帝幸火儿忽纳要儿之地。诸王拔都遣脱必察诣行在，乞买珠银万锭，以千锭授之，仍诏谕之曰：“太祖、太宗之财，若此费用，何以给诸王之赐。王宜详审之。此银就充今后岁赐之数。”

秋，幸军脑儿。以忙可撒儿为万户，哈丹为札鲁花赤。

九月，忽必烈次忒刺地，分兵三道以进。

冬十二月，大理平。帝驻蹕汪吉地。命宗王耶虎与洪福源同领军征高丽，攻拔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

是岁，断事官忙哥撒儿卒。

四年甲寅春，帝猎于怯寨叉罕。

夏，幸月儿灭怯土之地。遣札刺儿部人火儿赤征高丽。

秋七月，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钱粮者，许自首不公，仍禁以后浮费。

冬，大猎于也干干哈里叉海之地。忽必烈还自大理，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未附者，入觐于猎所。

是岁，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军。帝谓大臣，求可以慎固封守、闲于将略者。擢史枢行万户，配以真定、相、卫、怀、孟诸军，驻唐、邓。张柔移镇亳州。权万户史权屯邓州。张柔遣张信将八汉军戍颍州。王安国将四千户渡汉南，深入而还。张柔以连岁勤兵，两淮艰于粮运，奏据亳之利。诏柔率山前八军，城而成之。柔又以涡水北隘浅不可舟，军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乃筑甬路自亳抵汴，堤百二十里，流深而不能筑，复为桥十五，或广八十尺，横以二堡戍之。均州总管孙嗣遣人赏蜡书降，且乞援。史权以精甲备宋人之要，遂援嗣而来。其后骁将钟显、王梅、杜柔、袁师信各帅所部来降。

五年乙卯春，诏征逋欠钱谷。

夏，帝幸月儿灭怯土。

秋九月，张柔会大帅于符离。以百丈口为宋往来之道，可容万艘，遂筑甬路，自亳而南六十余里，中为横江堡。又以路东六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栅水中，惟密置侦逻于所达之路。由是鹿邑、宁陵、考、柘、楚丘、南顿无宋患，陈、蔡、颍、息皆通矣。

是岁，改命札刺儿与洪福源同征高丽。后此又连三岁，攻拔其光州、安城、忠州、玄风、珍原、甲向、玉果等城。

六年丙辰春，大风起北方，砂砾飞扬，白日晦冥。帝会诸王、百官于欲儿陌哥都之地，设宴六十余日，赐金帛有差，仍定拟诸王岁赐钱谷。忽必烈遣没儿台石诣行在所，奏请续签内郡汉军，从之。

夏四月，驻蹕于答密儿。

五月，幸昔刺兀鲁朵。

六月，太白昼见。幸解亦儿阿塔。诸王亦孙哥、驸马也速儿等请伐宋。帝亦以宋人违命囚使，会议伐之。

秋七月，命诸王各还所部以居。诸王塔察儿、驸马帖里孩军过东平诸处，掠民羊豕。帝闻，遣使问罪。由是诸军无犯者。

是岁，波丽国王细崆雨、云南酋长摩合罗崆及素丹诸国来觐。兀良台台讨白蛮等，克之；遂自昔儿八地还至重庆府，败宋将张都统。赐金缕织文衣一袭、银五十两、彩帛万二百匹，以赉军士。

冬，帝驻蹕阿塔哈帖乞儿蛮。以阿木河回降民分赐诸王百官。

七年丁巳春，幸忽兰也儿吉。诏诸王出师征宋。乞都不花等讨宋来吉儿都怯寨，平之。

夏六月，谒太祖行宫，祭旗鼓，复会于怯鲁连之地，还幸月儿灭怯土。

秋，驻蹕于军脑儿，驷马乳祭天。

九月，出师南征。以驸马刺真之子乞解为达鲁花赤，镇守斡罗思，乃赐马三百、羊五千。回鹘献水精盆、珍珠伞等物，可直银三万余锭。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钱尔，朕独有何为。”却之。赛典赤以为言，帝稍偿其直，且禁其勿复有所献。宗王塔宗儿率诸军南征，围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元帅卜邻吉解军自邓州略地，遂渡汉江。

冬十一月，兀良台台伐交趾，败之，入其国。安南主陈日煚窜海岛，遂班师。遣阿蓝答儿、脱因、囊加台等诣陕西等处理算钱谷。

冬，帝度漠南，至于玉龙栈。忽必烈及诸王阿里不哥、八里土、出木哈儿、王龙塔失、昔烈吉、公主脱灭干等来迎，大燕。既而各遣归所部。

八年戊午春正月朔，幸也里本朵哈之地，受朝贺。

二月，陈日煚传国于长子光昺。光昺遣塔与其国人以方物来见，兀良台台送诣行在所。诸王旭烈兀讨回回哈里发，平之，离其王，遣使来献捷。帝猎于也里海牙之地。师南征，次于河。适冰合，以土覆之而渡。帝自将伐宋，由西蜀以入。命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命塔察攻荆山，分宋兵力。宋四川制置使蒲泽之攻成都。纽邻率师与战，败之；进攻云顶山，宋将姚某等以众相继来降。诏以纽邻为都元帅。帝由东胜渡河。遣参知政事刘太平括兴元户口。

三月，命洪茶丘率师从郢刺解同征高丽。

夏四月，驻蹕六盘山，诸郡县守令来觐。丰州千户郭斌奏请续签军千人修治金州，从之。是时，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李里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以明安答儿为太傅，守京兆。诏征益都行省李璫兵，璫来言：“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从之。璫还，击海州、涟水等处。

五月，皇子阿速带因猎独骑伤民稼，帝见让之，遂挾近侍数人。士卒有拔民葱者，即斩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仍赐所经郡守各有差。

秋七月，留辇重于六盘山，率兵由宝鸡攻重贵山，所至辄平。

八月辛丑，璫与宋人战，杀宋师殆尽。

九月，驻蹕汉中。都元帅纽邻留密里火者、刘黑马等守成都，悉率余兵渡马湖，禽宋制置使张实。遂遣实招谕苦竹隘，实遁。

冬十月壬午，帝次宝峰。癸未，如利州，观其城池并非深固，以汪田哥能守，蜀不敢犯，赐卮酒奖谕之。帝渡嘉陵江，至白水江，命田哥造浮梁以济。梁成，赐田哥等金帛有差。帝驻蹕剑门。戊子，攻苦竹隘，裨将赵仲窃献东南门。师入，与其守将杨立战，败之，杀立，众皆奔溃。诏毋犯赵仲家属，仍赐仲衣帽，徙于隆庆。己亥，获张实，支解之。赐田哥玉带及犒赏士卒，留精兵五百守之。遣使招谕龙州。帝至高峰。庚子，围长宁山，守将王佐、裨将徐昕等率兵出战，败之。

十一月己酉，帝督军先攻鹅顶堡。壬子，力战于望喜门。薄暮，宋知县王仲由鹅顶堡出降。是夜破其城，王佐死焉。癸丑，诛佐之子余昕等四十余人。以彭天祥为达鲁花赤治其事，王仲副之。丙辰，进攻大获山，守将杨大渊降，命大渊为四川侍郎，仍以其兵从。庚午，次和溪口，遣驍骑略青居山。是月，龙州王知府降。诸王莫哥都攻礼义山不克，诸王塔察儿略地至江而还，并会于行在所。命忽必烈统诸路蒙古、汉军伐宋。

十二月壬午，杨大渊率所部兵与汪田哥分击相如等县。都元帅纽邻攻简州，以宋降将张威率众为先鋒。己酉，帝次于运山。大渊遣人招降其守将张大悦，仍以大悦为元帅。师至青居山，裨将刘渊等杀都统段元鉴降。庚寅，遣使招谕未附。丁酉，隆州守县降。己亥，大良山守将蒲元圭降。诏诸军毋俘掠。癸卯，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将赵顺降。甲辰，遣宋人晋国宝招谕合州守将王坚，坚辞之，国宝遂归。

是岁，皇子辨都薨于吉河之南。

九年己未春正月乙巳朔，驻蹕重贵山北，置酒大会，因问诸王、驸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谓可居否乎？”札刺亦儿部人脱欢曰：“南土瘴疠，上宜北还。所获人民，委吏治之，便。”阿儿剌部人八里赤曰：“脱欢怯，臣愿往居焉。”帝善之。戊申，晋国宝归次峡口，王坚追还杀之。诸王莫哥都复攻渠州礼义山，曳刺秃鲁雄攻巴州平梁山。丁卯，大渊请攻合州，俘男女八万余。

二月丙子，帝悉率诸兵渡鸡爪滩，至石子山。丁丑，督诸军战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

夏四月丙子，大雨雨凡二十日。乙未，攻护国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兵甚众。

五月，屡攻不克。

六月丁巳，汪田哥复选兵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城者。王坚率兵来战。迟明，遇雨，梯折，后军不克进而止。是月，帝不豫。

秋七月辛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癸亥，帝崩于钓鱼山，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道谥桓肃皇帝，庙号宪宗。

帝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之过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权，政出多门。至是，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御群臣甚严，尝谕旨曰：“尔辈若得朕奖谕之言，即志气骄逸，志气骄

逸，而灭祸有不随至者乎？尔辈其戒之。”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终不自厌也。

元史卷四

本纪第四

世祖一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讳忽必烈，睿宗皇帝第四子。母庄圣太后，怯烈氏。以乙亥岁八月乙卯生。及长，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纳弘吉刺氏为妃。

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

邢州有两胥刺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灭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帝从其言。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

岁壬子，帝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帝责之曰：“凡死罪必详讞而后行刑，今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儿错愕不能对。

太宗朝立军储所于新卫，以收山东、河北丁粮，后惟计直取银帛，军行则以资之。帝请于宪宗，设官筑五仓于河上，始令民入粟。

宋遣兵攻虢之虑氏、河南之永宁、卫之八柳渡，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壁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仍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

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

秋七月丙午，赉牙西行。

岁癸丑，受京兆分地。诸将皆筑第京兆，奢侈相尚，帝即分遣，使戍兴元诸州。又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

夏，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李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

秋八月，师次临洮。遣玉律朮、王君候、王鉴谕论大理，不果行。

九月壬寅，师次次刺，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带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乙巳，至满陀城，留辎重。

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

十一月辛卯，复遣玉律朮等使大理。丁酉，师至白蛮打郭寨，其主将出降，其侄坚壁拒守，攻拔杀之，不及其民。庚子，次三甸。辛丑，白蛮送款。

十二月丙辰，军薄大理城。初，大理主段氏微弱，国事皆决于高祥、高和兄弟。是夜祥率众遁去，命大将也古及拔突儿追之。帝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计必死矣。”己未，西道兵亦至，命姚枢等搜访图籍，乃得三使尸，既殓，命枢为文祭之。辛酉，南出龙首城，次越险。癸亥，获高祥，斩于姚州。留大将兀良合带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遂班师。

岁甲寅，夏五月庚子，驻六盘山。

六月，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

秋八月，至自大理，驻桓、抚间，复立抚州。

冬，驻爪忽都之地。

岁乙卯，春，复驻桓、抚间。

冬，驻奉圣州北。

岁丙辰，春三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

冬，驻于合刺八刺合孙之地。宪宗命益怀州为分地。

岁丁巳，春，宪宗命阿蓝答儿、刘太平会计京兆、河南财赋，大加钩考，其贫不能输者，帝为代偿之。

冬十二月，入觐于也可迭烈孙之地，议分道攻宋，以明年为期。

岁戊午，冬十一月戊申，赉牙于开平东北，是日启行。

岁己未，春二月，会诸王于邢州。

夏五月，驻小濮州。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

秋七月甲寅，次汝南，命大将拔都儿等前行，备粮汉上，戒诸将毋妄杀。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必阌赤孙贞督军须蔡州。有军士犯法者，贞缚致有司，白于帝，命戮以徇，诸军凛然，无敢犯令者。

八月丙戌，渡淮。辛卯，入大胜关，宋戍兵皆遁。壬辰，次黄陂。甲午，遣廉希宪招台山寨。比至，千户董文炳等已破之。时淮民被俘者众，悉纵之。庚子，先锋忽答得宋沿江制置司榜来上，有云：“今夏谋者闻北兵会议，取黄陂民船系筏，由阳逻堡以渡，会于鄂州。”帝曰：“此事前所未有，愿如其言。”辛丑，师次江北。

九月壬寅朔，亲王穆哥自台州钓鱼山遣使以宪宗凶问来告，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帝曰：“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甲辰，登香炉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昌，湖之东曰阳逻堡，其南岸即浒黄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夺二大舟。是夜，遣木鲁花赤、张文谦等具舟楫。乙巳迟明，至江岸，风雨晦冥，诸将皆以为未可渡，帝不从。遂申敕将帅扬旗伐鼓，三道并进，天为开霁。与宋师接战者三，杀获甚众，迳达南岸。军士有擅入民家者，以军法从事。凡所俘获，悉纵之。丁未，遣王冲道、李宗杰、皆郊招谕鄂城，比至东门，矢下如雨，冲道坠马，为敌所获，宗杰、郊奔还。帝驻浒黄洲。己酉，抵鄂，屯兵教场。庚戌，围鄂。壬子，登城东北灰云亭，立望楼，高可五丈，望见城中出兵，趣兵迎击，生擒二人，云：“贾似道率兵教鄂，事起仓卒，皆非精锐。”遂命官取逃民弃粮，聚之军中，为攻取计。戊午，